

情感的迷惘

Verwirrung Der Gefühle

[奥] 茨威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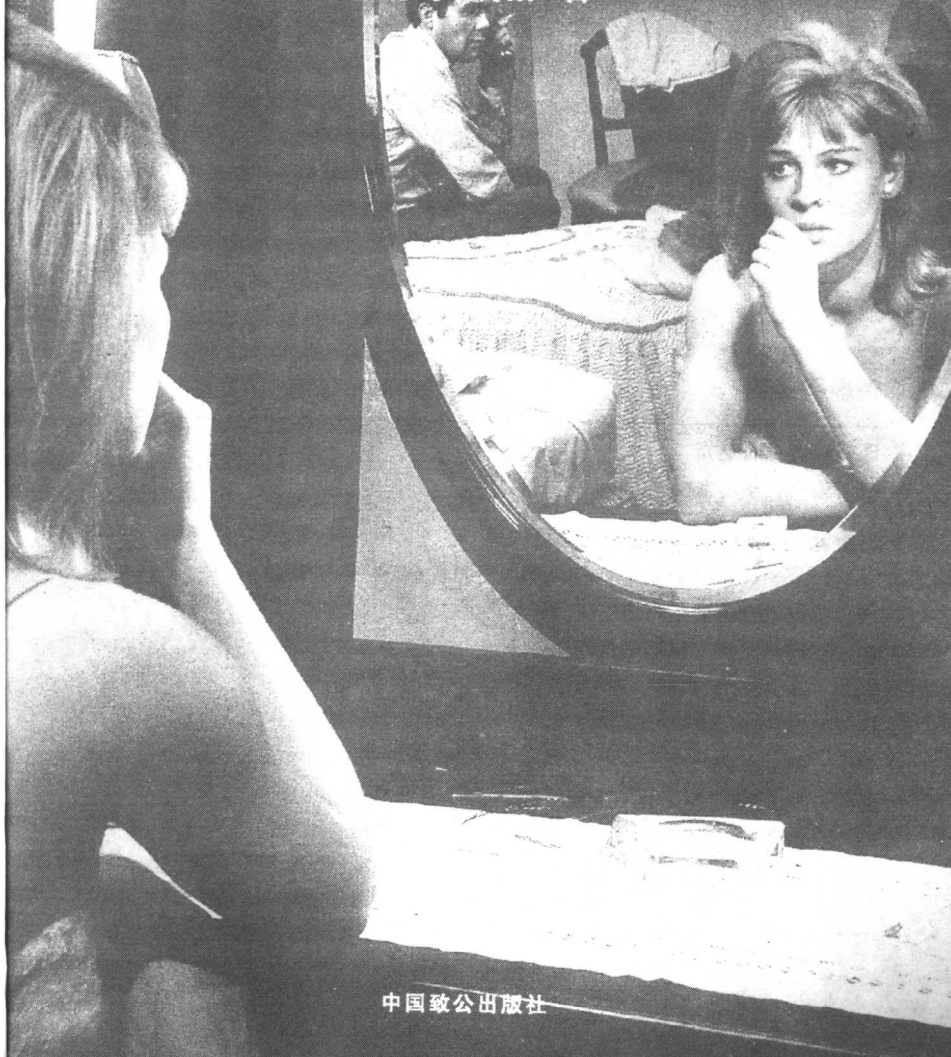


中国致公出版社

情感的迷惘

Verwirrung Der Gefühle

— [奥] 茨威格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感的迷惘/(奥)茨威格(Zweig, S.)著;石达奇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情... II. ①茨... ②石... III. 中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05 号

情感的迷惘

译者: 石达奇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情感的迷惘	(1)
恐惧	(59)
无形的压力	(86)
偶识此道	(113)
旧书贩门德尔	(142)
火烧火燎的秘密	(161)

情感的迷惘

枢密顾问 R·V·D 的私人笔录

我系里面的学生和同事们对我是一番好意：这里放着那份纪念文集的样品，不但郑重送交，而且装帧讲究，这是语文学家们献赠给我的六十岁生日及教书三十周年的礼物。这变成了一部真实的传记了；每一篇短文，每一篇节庆演讲，什么学术年鉴里都不值得一提的评论，只要能够找遍图书目录便能将该找到的一篇不缺地从原纸堆里找到，尽收放在那里面——我的成长的全部过程，它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像一道扫干净的楼梯，直至今天这个时间——真的，我如果不为这种令人感动的缜密作风感到高兴的话，那就是我不识抬举啦，我自认为已经是过眼云烟的事情，却井然有序地回到这个梦想中来：不，我可以肯定，我这老头翻看这一页页书的时候，同学生观看他的老师开的那份首次宣言他有能力和决心研究学问的证明时，心里怀着相同的自豪感。

但等一等，当我看完这洋洋洒洒达二百页的文集并仔细察看了我的精神面貌之后，我不禁笑了，这真的是我的一生吗？它的确是像这里这位传记作者用文字材料有层次地描绘的那样，是这样沿着舒适而又目标清晰的曲折道路，从第一个小时一直发展到如今的这个时候吗？我的情况完全与我第一次从一只留声机内听见我自己讲话的声音一样：一开始我真的听不出这是自己在说话，因为这虽然是我的声音，但却只是那个别人听见的声音。而非我可以说是通过我的血液，在身心内核所听到的那个声音。我这个花费毕生精力描绘人和人的创作活动并显示出他们内心世界精神结构的人，正好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上觉察到，每个命运中的真内核仍然是那么的讳莫如深，这是可以塑造的细胞，一切事物从中发育成长，我们经历着无数个内心世界激昂起来的时刻，在那刹那间，心中的那种浸润着各式液汁的花快速地结成一块，那个有魔法的刹那，好像那个生殖的时刻——像它一样隐藏在自己的生命的温暖核心中，看不清，摸不到，感觉不了——单独经历过的秘密，没有哪一种精神代数学能够将它推算注定，没有哪种预感炼丹术能够将它猜想，而且它很少停住自己的情感。

对于我精神生活发展过程之中的那个最保守的事件，那本书是半字没提：因此我憋不住笑了，书内的一切都是真的，但是实际性的内容却没有。这本书只描写我，但它却不说明我；它仅仅谈论我，但它也不把我的真相露出来，认真编排的人名表里列出了二百个名字，但是缺

少了那个人的名字——它是所有创作矛盾的导火线——，缺少了那个曾经决定我的命运，如今，又以加倍的威力唤起我对青春岁月的回顾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都谈到了，就是没有谈到他，是他传授我知识，我的谈话露出了他的气息；蓦地我发觉到这种胆怯的隐瞒是一种错过，我勾画了一生的肖像，唤醒了数个世纪里的人物以添加当代的情感，却正好从来没想起过这个最靠近我的人，从来没想过他。那么如今我就要像在荷马时代那样给他，给这个可亲可爱的鬼魂喝我的血，令他再一次对我讲话，令这个早已甩手远去的人回到我这个头发都变花白的人身边。我甘心给这些公开的书页上添加这隐去的一页，给这部学术作品加上一份感情的自白，为了他的原因给我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这个确凿故事。

在讲述故事之前，我又一次翻看那本自认为刻画我一生的书，我再一次忍不住地笑了，因为他们既然选择了一个不正确的起点，他们怎么会触及我真正的本质特性呢？他们第一步就走得不对，一个心怀善意的中学同学，今天也当了枢密顾问，他乱讲在文科中学时代，一种对人文科学的爱好便已令我在所有同学之中显得鹤立鸡群，不对啦，亲爱的枢密顾问！对我来讲，所有人文主义的学科当时都是难以忍耐的，因为其中有使我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的强制。正因为我是那座北德小城市里校长的儿子，耳濡目染总是看到人们把教育当作生活的出路，因此我从小就讨厌仇恨各种语文学：人的天性按其保护创造天赋的责任，总是让孩子对父亲的意志表示愤怒不满和嘲讽，它不愿意舒适现成地继承遗产，不愿只是顺着顺序一代一代往下延伸；它总是先把对立物放入类同事物之间，只是在走过了艰难辛苦和卓有成果的弯路之后才让后一代纳入先辈的轨道。总之，我父亲尊崇学术，而我的自我保护意识却觉得它仅仅是死抠意思，因此我好歹上到了高中毕业后便坚决拒绝上大学研究学术，这就不足为怪了，我想当军官、海员或工程师，我选择这些专业，其实不是由于我对它们有什么强烈爱好，只是对学术的枯燥乏味和说教意思的反感，使我抛弃学术而选择注重实际的行为。但是我父亲却心怀对大学学术氛围的热烈崇敬，坚持要我接受高级的教育，我只争到了一个缓和的机会，这就是我能选修英语而不选古典文献学（最后我接受了这个折衷解决方法，因为我内心暗自算过，有了这门航海语言的学识，我便能较容易闯进自己内心所盼望神往的海员天涯）。

因此在那份履历中最不准确的莫过于这个好的论辩，也就是我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学期，我就在闻名遐迩的教授们的引导下获得了语文学的基础知识——我那猛然出现的对自由的爱好，那时怎知道什么大学课堂、大学讲师呀！第一次匆忙去教室听课时，那污浊的空气，那传

授士式单调的讲课使我如此地疲劳，我不耐烦地作出了很大努力才没有趴在课桌上睡觉——这简直是重新回到了那个逃脱已久的中学去了，把高高的讲台和咬文嚼字式的吹毛求疵也带到这教室里来啦，我很自然地觉得破损的讲演稿里的话语这般地细小碎微，如此匀称地慢慢流入这浓重的空气中，好像是细沙正从枢密顾问稍微张开的嘴巴里流出来。这是中学生也能觉察得出的那种怀疑，怀疑自己进了一间幻想的停尸室，看见毫无人情味的手正在死人身上摸动，进行解剖，在这间教室里听人讲述很久就已经成为老古董的六音步抑扬格押韵诗，这种怀疑重新在我的心头涌起，显得极恐怖。我艰难地听完那难忍的讲课，刚走到外面的街道上，这种抗拒就变得更加强烈。那时柏林对自身的发展都感到非常吃惊，充满着一种忽然冒出来的阳刚之气，一切的房舍和街道尽射出电灯的光辉，那城市把一种激烈跳动的速度不可抵抗地强加于每一个人，这种速度连同它的不知足与我自己的，刚刚才感觉到的男子气质时的心念神往状态非常相似，我们两个人，这个城市和我，我们从一种信奉新教的十分受拘束、循规蹈矩的小市民性中逃了出来，有点匆忙地陷入了一种新的力量和机会的兴奋状态；我们俩，这城市和我这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我们像一台发电机那样不稳定和匆忙地跳动。我从没像那时这样理解过、喜欢过柏林，由于真像在充溢暖和的人群蜂巢之中，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也希望着突然扩充——每一个勇敢的年轻人的跳动，它在何处能像在这座焦躁不定，精力充沛，好像一个热情的女强人跳动的母腹般的城市里这般畅快地宣泄出来呢！它用力把我推起来，我投入它的怀抱，向下走进它的动脉，我的好奇心焦急地环绕着它全部由石头组成却又温暖的躯体跑动——从早到晚我都在街上闲逛，骑车到湖畔，足迹走遍大小湖畔各个偏僻的角落；的确，这是颠狂迷乱，我就是这样颠狂迷乱地忽视学业，东闯西奔，到处寻找生动离奇的事物。可是在这种过火的行动之中我却只听从我的一个特征：从小时候起就不会三心二意，认准一件事情，总是马上就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感觉。时时刻刻我都仅有此种简单推进的活力，今天在工作中我仍然经常这样牢牢抓住一个问题不放，不把问题弄清楚，不把事情搞明白，我是永远也不会停止的。

那时在柏林，这种自由的感觉令我心移神离，我竟连粗浅的课堂考试，甚至连我自己房间的四墙也受不了，凡是不带有惊险离奇色彩的，我都认为是白花时间的，由于这个乳臭未干、刚刚出道的外省青年全身披挂，想显示出男子汉的气质来：我在一个社团里，试着给我本来腼腆的性格加上一点轻狂大胆、富有生气、风流倜傥的派头，一开始来到才八天就俨然装出大城市人和大德意志人的气派，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学会了在咖啡馆的一角像个光荣的战士似的懒懒散散坐下并舒展四

肢，属于这一男性范围的应该也有妇女——换句话说：小妇人，这是我们自吹自擂的大学生的说法——但在这方面使我倍获享受的是，我是个十分帅气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富有光泽的古铜色的面颊，动作十分灵活敏捷，能够很轻松地应付那些苍白的脸色，像青鱼一样被室内空气熏蒸得面容枯槁的店铺伙计；这些伙计和我们一样，每个星期天都去哈伦湖和洪德凯勒，在远郊的舞厅寻觅猎物，有时找到一个淡黄头发、乳白色皮肤的梅克伦女仆人，我跳舞跳得起劲，趁她快要回去的时候把她拉到我的小房间；有时候找到一个别别扭扭、神经质的在蒂茨旁边卖袜子的波森犹太小姐，反正找的多是一些贱价的猎物，很容易得手之后马上又转给了同窗学友。但是对于这个昨天还十分胆小怕事的文科中专生来讲，在这种意想不到的极易得手之中却包含着一种让人着迷的喜悦和惊讶——轻易的成功令我胆量徒增了许多。慢慢地我把街道仅仅看做是这种完全没有选择的更多只是运动员式的冒风险的狩猎的地方，有一次，我就如此地跟踪了一位漂亮的姑娘，跟到菩提树下大街，而且——真的偶然地出乎意料地——来到了大学的门口，我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脸，因为我当时很快想起，我的脚已经很久没有踏进那个有脸面的门槛了。由于任性，我和一位具有相同趣味的朋友一道走了进去；我们把门推开了一点点，发现（这看起来很有趣）一百五十个人弓着背坐在长凳上，似乎在跟着一个唱着赞美诗的白胡子牧师做祈祷。我当时一按门把关上门，让那滔滔不绝的混浊不清的小溪流淌过勤劳者们的肩头，和那位同伴一道高兴地走到外面阳光灿烂的林荫道上。有时我甚至觉得，从来没有哪个年轻人像我在那几个月里那样糊里糊涂地虚度年华的。我从来没有读过什么书，我相信没说过一句有理智的话，没产生过一个现实的概念。我出于本能而逃避所有文雅的社交聚会，目的只是为了用那舒张清醒了的肉体更激烈地去感觉新鲜事物和到现在为止遭受禁止的事物的勾引。这种自找苦吃的行为，这种虚度光阴的冲自己发气，或许属于每一个倔强的，偶然被解放了的青年人的一种本性吧，但是，我这种特别的粗野状态却早已危及这种空虚生活，我一开始就很可能堕落或者起码会在抑郁沉闷的情感中沉沦，若不是一起偶然事件控制了这心理的沉沦的话。

这起突发的事件——如今我满怀感激地称它是一桩幸运的事——就是我父亲出乎意料地应召到柏林部里参加一个为期一天的校长会议。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利用此机会要暗中对我的表现作一次抽查，并且对我这个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的人进行突然袭击。这次调查行动获得了成功。一如既往，在我那间便宜的北方大学生寝室里，我正在与一位女孩子共度良宵。忽然有一阵敲门的声音响起在耳边。

我猜想是哪位同学，便老大不乐意地咕哝说道：“不想见”。但是，片刻过后，敲门声再次响起在耳旁。一次，两次，随后就是很不耐烦的第三次，我生气地匆匆穿上裤子，打算好好地教训一下，把这个不知趣的碍事者打发走。就这样，我半敞着衬衫，背带耷拉着左右摇晃，赤着脚丫，一把拉开门，我顿时是当头挨了一拳，立刻在昏暗的走道里认出了我父亲的身影，黑糊糊的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仅仅看见那闪耀着反光的一双眼镜片，但是这个阴影就很充分地使那句粗话像一根尖利的鱼刺般哽在我的喉咙里：我愣住站立了片刻，然后我不得不——飞快地把我的房间整理完毕。已经说过：我没有看见他的脸，但是我感觉得出，他明白了，我从他的沉默不语上感觉到了，从他和我握手而显示出一种讨厌的神情绕过帷幕走进厨房的那种神态的压力上感觉到了。于是老爷子不得不站在那儿，在一个散发出友好的咖啡和萝卜的蒸汽的铁炉灶前站着等了十多分钟，对我和对他一样受委屈侮辱的十分钟，一直延续到我让那个姑娘下床穿好衣服，让她从这个不顺心地在一边静听着的人的身旁逃出寓所。他肯定听见了她走路的声音，听见了穿堂风在她飞快告别时吹平帷幕褶皱的声音；我仍然没有把这位老年人从这侮辱人格的藏身的地方接出来：必须先把床上那太显眼的乱七八糟的现象清除干净，然后我便极其害臊地走到他跟前。

我父亲在这个不愉快氛围的时刻忍住了，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对他心怀感激不尽之心，由于每次当我怀念这个早已与世长辞的人，我没有使自己从学生的见解出发去看待他，这种见解仅仅把他当作是改正缺点的工具，不停地寻找别人的特点，一味追求精确的迂夫子，而总是看到他在这一最富人情味的时候的那个特征，看到这位深感讨厌的老人居然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一声不吭地走进那间暖洋洋的房间。他不自主地想把他手里的帽子和手套放下，可是他又感到十分地恶心，好像无论他身体的哪个部位接触这屋中的污秽都会令他厌恶，我拿了一把椅子给他，发现他那副轻蔑看不起的脸色以及那不屑一顾的表情，有种不想与这个房间的物件发生任何联系的意思。

转过身冷冰冰地站了一会儿后，他终究还是摘下眼镜并仔细地擦着它，谁不知道，这动作表示他感到很尴尬呀；我也感觉得出，老人再一次戴上眼镜时用手背揉了揉眼睛。我们彼此之间都感到很惭愧，谁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我不知不觉地在内心紧张起来，他也许会用他那种自上学以来便令我讨厌和嘲笑的嗓音进行布道，发表一番辞令巧妙的讲话。可是——到现在我仍对他感激不尽——老人仍然缄默不语。而且连正眼瞧都不瞧我一眼。后来他总算是朝那个摆放我的专业书籍的摇晃不定的书架走了过去，打开它们——他一定是一眼就已经看出，它们没有被手碰过，而且通常没有被裁开。他第一句话就是

一个命令——你的课堂笔记本！我惊慌地把笔记本递给了他，我明白我只是快一点记了一下惟一的某堂课的笔记。他很快地翻看了那两页笔记，脸上没有任何欣慰的表情，就把笔记本放到桌子上。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面带严肃而没有任何责备地看着我，问：“唔，你对于这一切有何感想呢？现在你打算如何处理？”

这个心平气和的问题使我羞愧得无处容身。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是一个没多大出息的人啦，若是他责骂我，那我就狂妄发狠，如果他仅仅是多愁善感地告诫我，那么我就会嘲笑他，但是这个简单老实的问题却制服了我的桀骜不驯。严肃的问题必须严肃地回答，问题中不自然的冷静要求敬佩和内心的赞同。当时我真有些语无伦次，我现在真的简直不敢回忆，随后父子间谈话的整个内容亦是如此，今天我不想诉诸笔端：有些突然的震撼，一种心理的激荡，若这重新讲起来大有可能会显得很悲伤，有些话，仅仅在四目相视、感情在瞬间激动时才会显得真实。这是我和父亲俩作过的惟一的一次真正的交谈，我丝毫不迟疑就自己心甘情愿地低声下气，我把所有的决定权力都交给了他，但他却只是给我提出建议，让我走出柏林，下学期到一座很小的大学里去读书，他差不多是用安慰的口气对我说，他相信，从现在开始我会发奋弥补耽误了的功课的。他的信心动摇了我，在这一刹那，我感觉到了我在整个青少年时代对这个拘泥于死板形式的老人曾做出的各种不恰当的行为。我不由得用劲咬了咬嘴唇，才强忍着没有流出眼泪。可是他也许同样感觉到了相同的心情，因为他自觉地把手伸向我，伸出不断颤抖的双手，然后就急急忙忙走了出去，我害怕跟他出去。仍感不安和困倦，我用手帕把嘴唇上的血擦净，我用牙齿咬破了嘴唇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情感。

这是我十九岁所经受的第一次打击——它没有用一句粗声恶语就将我在三个月里营造起来的，由男子汉气质、大学生样子、专横跋扈所构成的全部空中楼阁一举捣毁。我认为自己有充足坚定的信心，靠着这种被诱发出来的意志力，从今天开始便可以放弃这种种低级的消遣娱乐活动。我感到焦躁不安，十分想用精神力量来检查被浪费掉的资源，感到对严肃、求实、纪律和严格要求有一种激烈的欲望，在这段时间里我像修道院的一种献身祭献祈祷那样真正献身于大学的学业，很显然并不知道在学术领域正期待着我的那种心醉神迷的形象，并且茫然不知，不知道在那个高品位的精神生活里随时会很快迅猛异常地碰到奇遇和危险。

我在父亲的同意下为下个学期选定的那座外省小城坐落在德国的中心部位。它那遐迩闻名的学术声誉与稀稀落落挤在大学楼四周的房屋显得极不协调，我没有花多大的力气，在火车站存放好行李后，

便一路边打听边从车站走到我的学校，在这幢宽大的古老样式的房屋内部，我马上感觉到，在这个地方，办事的效果比在柏林的鸽棚里要高得多。注册手续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办好啦，大部分教授都已经拜访过，只有我的那位正教授，那位英语语言文学老师，我没能够及时地与他会面，不过听别人说是下午四点左右能够在课堂上找到他。

受到那股刻不容缓的迫切心情的影响，心怀与先前回避学术时一样激昂地向学术进军的心情，我匆匆忙忙地在这座与柏林相比显得没有生机的小城里兜了一圈之后，四点钟按时到达目的地，校役向我指了指教室的门，我敲了一下门觉得里面似乎有什么动静，便径自走了进去。

可是我听得不对，没有人叫我进去，我听到的那个含糊不清的响声只是教授提高声调慷慨陈词的话语声音，教授正在向挨近他牢牢挤成一圈的二十多个大学生作一次即兴讲话，我因为听错了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就走了进来，感到难堪到了极点，于是就想重新悄悄地逃出去，但是又怕正好因此惹人注意。由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哪一个听话的人发现，我就留下来待在门口，不由自主地无奈地听了起来。

这个报告明显是从一次学术座谈或者课堂讨论中自行衍变出来的，这一点至少从教师和学生懒散随意地围成一圈上能够看得出来：他不是正襟危坐在靠背椅里讲课。而是以一种不文雅的方式，向前伸着的大腿并坐在一张桌子上。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以不同姿势随随便便坐着的年轻人，听讲听得太专心了，才会使他们一开始不太在意，固定为一种静止不动的形态了。人们看到，当教师突然跳上桌子从那高处好像是用一根套索般的语言把他们拉到自己的身边，并把他们固定在原地，他们那时肯定正站在一起谈着话。只过了几分钟，我自己就忘掉了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地位，感到他的说话有一种十分吸引人的强大魅力，我不知不觉地走到近前，以便看到伴随着说话双手或拱起或紧握的各种奇特怪异的手势，有些时候一句话里带着一种命令的意思，那双手便像翅膀张开，颤动着往上伸出去，然后就用一个乐队指挥的那种冷静的姿势富有音乐感地慢慢落下，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个长翅膀的人，在那坚硬的长桌上直起身子疾如奔马，上气不接下气地继续飞奔在涌动的、闪光飞掠的遐想之中。我还真没有听见过如此激动如此感人至深的一个人讲话——我破例第一次经历了这种被古罗马人称之为身不由己的情况，一个人被吸引得忘却了自我的境地。在此地，是语流从这张嘴里吐出而不是一张运动很快的嘴巴在为自己，为别人讲话，好像是火焰从一个人燃烧的胸膛喷出。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一开始讲话就感到非常兴奋，一作报告就感情满胸，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抓住了。受

到了一种莫大的吸引，我无意识地抬腿迈着重那轻捷的梦游者才有的脚步，偷偷摸摸地走进这个小圈子。无形之中我忽然在圈里站住了，与他近在咫尺，在他人当中，那些人也一样极其入迷，不会发现我或别的什么动静。我沉浸在演说之中，充满感情地进入了这滚滚的语流，而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很明显是有一位大学生把莎士比亚当作一颗流星来赞美，可是坐在桌子上的这个人却认为，莎士比亚仅仅是那一整代人的最显著的标志，心灵的坦白，是一个变得充满热烈感情的时代的直接观察的标志。他用一条仅有的裂缝来体现英国的那个不寻常的时候，那个惟一的心醉神迷的刹那，在每一个民族的生存过程之中，和生活在这种心态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出乎意料地出现，积聚一切力量向永恒作一次强烈的拼搏，地球忽然间变得又宽又阔了，一个新大陆已经发现旧大陆的最古老最原始的权力，教皇面临着死亡的风险，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毁灭在风暴和海浪的手里的事实发生以后海洋就属于英国人了。在海洋之后，新的希望正在加速升起，天地变得十分的广大宽阔了，心灵不由自主地争着要去适应它，心灵变得宽广起来，也想直接限制善和恶的极点。它要发现、征服，就像那些征服者们一样。它需要一门新的语言，一种新的动力，这门语言的代理人、诗人们，在一夜之间就产生了，十年产生五十个，一百个，狂暴的，难以控制的年轻人，他们与他们之前的宫廷小诗人不一样地耕耘阿卡迪亚的小花园，并且用诗歌显现出一种精选的神话——他们抢先地占领了剧院，在往昔只充斥着狩猎和残杀的戏台上架起了他们的古战场，他们的文章中仍然有对鲜血的追求，他们的剧本本身就是一座这样的大竞争技术场地，情感强烈、不满，在其中有野兽贪得无厌的互相残杀。感情激烈，不受拘束的人好像凶猛的狮子般狂妄，粗暴肆虐，在狂野和感情奔放上一个比一个强，所有一切都是能够描绘的，一切都允许：乱伦、谋杀、恶行、犯罪，无限杂沓暴乱的人世间的各种状态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前是饥饿的凶猛野兽从其牢笼里逃出来，而现在则是醉意朦胧的冤魂大声呼喊号叫的声音，咄咄逼人地冲上四边围着木板的舞台。一次惟一的爆发犹如一只爆破盒爆炸，这爆发延续了五十年，一次大咯血，一次射精，一头无法比拟的猛兽，它用前爪抓住并且撕裂整个世界。在这种力量的随意放纵之中，人们大多数感觉不到个人的声音，个人的形状特征，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获得了激动的感情，每一个人都学习，每一个人都偷窃别人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奋力超过别人，战胜别人，然而你却只是一个惟一的庆典的精神斗士人物，挣脱了锁链的奴隶们，受到时代风气的驱服策算，它把他们从歪斜、幽暗的市郊小屋里请了出来，并且从宫殿里将泥瓦匠的孙儿本·琼森给请了出来，鞋匠的儿子马洛，王公显贵的男子仆人的后裔马辛

杰，富有而且学问深渊博大的政治学家菲利普·锡德尼，于是热烈的争吵把他们弄到了一处；今天他们准备受到赞颂表扬，明天他们就会死于非命，基德、海伍德，贫病交加地死去了，斯宾塞于饥饿之中死于王府大街，他们全都不是市民阶级层次的人物，打架斗殴者、拉皮条者、戏子、骗子，但是他们是诗人，诗人，诗人，莎士比亚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正体现了时代的风貌，但是人们真的没有时间去把他和别人加以区分开来，这群喧嚷的人就这样涌来涌去，一部部文章，一股股豪情就这样成群的成长着，突然，一阵震动，像它出现时那样，这种人性喷发的美妙性，它又瓦解了，戏剧已经结束不复存在了，英国被弄得精疲力竭，泰晤士河上空灰蒙蒙、湿漉漉的水蒸汽再一次把精神控制住了几百年；在仅有的一次凶猛的攻击中，整整一代人达到了激情的各个最高峰和深深的渊底，热烈地吐出了积在内心的那股十分不寻常的丰富的感情，现在这个国家躺在那儿，疲劳、困乏；爱找别人缺点的清教主义封闭了剧院并因此锁住了热情洋溢的话语，圣经又开始说话了，圣经在那里，讲出了各种时代最热情的忏悔；最富有人性的东西在那里，惟一炽热的一代人一次就造福了千代万代的子子孙孙们。

这个时候，他话锋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出人意料地针对我们说道：“你们明白了吗？我讲课为什么不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头开始讲起，不从亚瑟王和乔叟讲起，而是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讲起，这似乎有些违反常规吧？你们明白了吧，我要求首先了解这个时代，掌握这段极其生动的历史，因为这是语文学方面知识的来源，没有了这些感性知识那么也不会有语文学方面的知识的，同样，没有对这些价值的认识也就谈不上纯语法的术语，你们年轻一代，你们想攻击克制住一个国家，一门语言，你们就应先诗人们那里了解这门语言，诗人们创造了这门语言并且令它处于完美，你们得先用心灵热情地去感受到文学的信息，然后我们才开始仔细分析研究它，所以我总是以讲诸神开篇，因为英国就是伊丽莎白，就是莎士比亚和莎士比亚学者们。准备阶段的人们是在这之前的一切时间，在这之后的一切乃是一跌一跛地尾随着这个少有的，勇敢地向无边无际地飞跃。可是在此地，你们是年轻人，你们出来认识感觉世界吧，这里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最朝气蓬勃的青春，你们去感觉明白了吧，人们依旧只是靠着他的热情的心，只凭借着他的热情去认识宇宙中的每一个现象以及每一个人。由于所有的天生才智都来源于天资，所有的思想都来自于激烈的感情，一切激动热烈的感情都来源于热情——所以首先说明介绍莎士比亚以及与他所拥有平等地位的人，他们有能力使你们年轻人变得真正地年轻起来！第一要热情，然后得勤奋，首先学习他人，这位最高尚的人，这位终极的人，先学习这部人世间最美妙的教学材料，然后再来学习语言

文字！”

“今天就讲这么一点——再见！”

手忽然一拱，做了一个结束时的姿势，专横而出乎意料地打了最后一个拍子，他当时立即从桌子上跳了下来。忽然，这一堆被紧紧挤压在一起的大学生们像被摇散了一样到处躲开，椅子噼哩啪啦响个不停，桌子也在不停地移动，被锁住嗓门的二十个人拉开了口腔，清了清嗓子，大声地喘着粗气。现在人们终于发现，这股将所有这些喘气的嘴封闭住的力量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呀，窄小的教室里忽然嘈杂了起来，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有几个人向教师走了过去向他表示感谢或说了一些其他的话，剩下的人就面红耳赤地彼此交换着各自的感情想法，可是没有一个人心平气和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这个压力的触动，现在这压力的接触交点，已经被强制扯去，但是它那种气昧和火仍然还在这密集的空气中发出沙沙响动的声音。

我本人却没法动弹了，我好像在心头挨了一棒。我本是一个有强烈感情的人，是一个有能力全靠热情、全凭借着一种感情的冲动去理解所有事和物的人，现在我却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已经被一个教职工抓住了，感觉像是受到了一种优待，而向它低头却肯定是一种职业责任，是一种欢乐，我感觉到了我的血管里正流淌着热血，我的呼吸更加急促，而这一急促的节奏一直把我逼得体内烦躁并焦急地撕扯着每一个关节。我总算清醒了过来，为了看看这个人的脸我慢慢地挤进了前排，由于——真少有！——在他讲话的刹那，我几乎就没有看见他的面孔，他的容貌全部消失了，完全融入了讲话的氛围之中，现在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侧面像：他侧身面对着一个大学生，亲切地把手放在那个大学生的肩上，站在光线极弱的窗口，但是即使这一刹那的动作也夹着一种真挚和优雅，我还是第一次认为一个教书的先生会有这样的气质。

在这个时候，几个大学生都注意到了我，为了不致被认为不请自来的闯入者，我又向教授身边走近了几步，并等候着他的总结，这个时候我才能够看清楚他的面部表情：脑袋跟罗马人脑袋一样，前额凸起得像大理石，闪闪发出光芒的两鬓是浓密的倒背着的波浪形状的白色头发，一种能够给人深刻印象的带有智慧的上部结构，但是从那深深下陷的眼窝以下就因光滑、圆润的下巴而飞速的变得柔和，变得差不多有一种女人味了，不平静的嘴唇，嘴角动了动，有时会露出一丝微笑，他的脸一开始看上去时相貌一般，威风凛凛，从近处来看给人以一种艰辛地绷紧着的感觉。身体的姿势也显出一种类似双重性质的外貌特征，他的左手不经意地放在桌子上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像放在那儿，慢慢有些浮动地不停地掠过他的指节骨头，细长的对于男人的手

来讲实在有些太细嫩、太柔软的手指头在空荡荡的木板上焦急烦躁地描绘着看不见的人物，而他那双眼睛是低着的而且还被沉甸甸的眼皮盖住了，没有多大兴趣地关注着说起了话来，也许是他内心的不平静，也许是由于激发起来的神经还有兴奋的剩余震动，总之，那只局促不安的手有悖于那张静心听着和耐心等待的脸，那张脸好像很疲劳但却又神情专注地和那位大学生进行进一步的交谈。

总算轮到我了，我走上前去报了自己的姓名并说明了来的目的，那闪着蓝色光芒的瞳孔眼睛顿时向我这边闪亮起来，这束光芒探询似的从下巴到头顶绕着我的脸转圈足足转了两三秒钟的时间。我也许脸红了吧，是由于经受不了这种温柔的宗教裁判的审视吧。他对我的难为情报以迅速灵敏的一笑：“您是想来听课学习的，那么我们还应该更加详细地谈一谈。很抱歉，我现在没有时间交谈，我现在正忙着料理一些事情，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在楼下的门口等我，然后把我送回家。”说完，他向我伸出手，伸出细嫩、细长的手，这只手轻盈地贴放在我的手指上，这种轻盈的程度比一只手套还要轻盈得多，然后就向下方正等待接见的人转过身去，态度很亲切。

我在大门口等了十分钟，心里极不平静，跳得厉害。我心里面在想：“若他要问我有关学业方面的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应该如何向他坦白承认，我并没有攻读什么诗歌，即使空余的时间里我也没读过什么诗歌呀，他不会轻视我或者竟然一开始就把我从那个当今用魔力裹住我的热情的圈子里开除出去吧？但他以刚才的面神带着慈祥的笑容飞快地走到我的面前，顿时就把我的全部拘谨驱散了。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问我，我（没有办法在他面前掩饰自己）便自觉地交代我稀里糊涂地把第一个学期的时间给耽误了。“音乐里也有停止符嘛”，他勉强地露出了一丝微笑的神色，显然是为了安慰我，使我不再为了无知而感到羞愧，他仅仅是打听个人的一些琐屑的事情，打听我的家乡，以及我在这里准备住在哪儿。当我告诉他，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地方住，他马上表示愿意帮我的忙，叫我先到他那栋住房去打听听，听他说我才知道那儿有一位半聋的老太太出租一个小房间，以往他的学生住在那儿都十分满意，听说其他的一切事务都由她包了，我若要真心地对待学业的话，那么，那就会把帮助我看做义不容辞的责任。到了他寓所的门口的时候，他又一次伸出手来并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到他寓所去看望他，以便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对于这个让我吃惊的好意，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以致我竟然只敬佩地摸了摸他的手，糊里糊涂地把帽子摘了下来，忘记了对他说一句感激的话语。

我心安理得地马上在这一栋房子内租了间小房间，即使房间我不喜欢，我也会租下来，这正是天真的知恩必报的感觉使我这样做的，我

认为这样一来与这位有魔力的老师更加接近了，他所给予我的比其他人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可是这个小房间很有特色：寓所上方的这间阁楼是我老师的，很幽暗是由于受到了前凸的木质三角楣的遮挡，可是它却让我穿越窗户能看到远近邻舍的屋顶和教堂尖塔，远处的方形绿地以及上空那带家乡气息的云彩。一个耳聋的老妇用她那感人的慈母般的爱心照料着需要她照料的每一个人，两分钟之内我就和她拍了板，一小时后我的箱子就从木梯上搬了上去。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出去，我甚至连饭都忘吃了，烟都忘抽了，我一开箱就把那本莎士比亚偶然地随手拿了出来，迫不及待地（多年来头一次）读起了莎士比亚，我的好奇心已经被那个报告燃烧了，我读着诗人的语言，这是我第一次读。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吗？但是我忽然懂得了一个文字的世界，文字语言向我急速地跳过来，好像它们已经寻找了我几个世纪；诗行汹涌澎湃，把我裹住挟紧，一直流入到我的血管，以致我像在梦中飞行一般，在太阳穴里感觉到那种奇怪异常的松弛。我抽搐，我发抖，我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热血都在沸腾，像是突然发烧了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第一次体验品尝，而我却不曾经历任何事情，不过是听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说而已，但是这个演说的余下的声音一定还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停，当我大声重复一段话的时候我便听到了我的语音与他的语音相似，语句均匀速度急快的节奏涌流了出来，我的两只手指想与他的双手一样的拱起。由于魔力的作用，在一个小时内我撞倒了现在为止耸立在我和那个精神生活空间中的那堵墙。我这个激情满怀的人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新的激烈的情感。一直到今天它仍然对我保持了忠诚；对共享激扬的文字世间真情的喜爱之情。我忽然拿起了《科利奥兰纳斯》，我好似感到一阵眩晕，我发现了自己身上有这个最奇特怪异的罗马人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骄傲，自大，愤怒，嘲弄，讥讽，一切的盐，一切的铅，一切的金，全部感情的金属。一下子就去领悟，去理解这股魔力，这是一种极新鲜的愿望！我读书读书一直读到把眼睛灼痛为止，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三点半了，这股新的力量又麻醉了我的整个感觉约达六小时，我差一点儿大吃了一惊，就把灯火熄灭了。但是那些印象仍然在我心里不停地颤动和燃烧。由于希望第二天的来临，我真是一点儿也睡不着，这一天要为我开拓这个已经如此神奇地展现出来的世界，并让我把这个世界牢牢地抓住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感到非常的失落。我急急忙忙地一早就和几个人一块来到了我的老师（由于我愿意从今以后就如此地喊他）讲英语语音学科的教室。他走了进来，把我吓了一大跳：昨天的那个人难道就是他吗？抑或只是我感动的心情和热烈的回忆把他激励成为一

个科利奥兰纳斯，让他在讲台上放大嗓门地讲话，英勇果敢，令人屈服，不可抵御？这位轻盈无声地走进来的人，是一个疲劳过度的老人，好像一层闪光的毛玻璃层已从他脸上揭去，如今我在第一排看清了他那似乎有病的、布着细小皱纹和宽大龟裂口子的面部表情；蓝色阴影穿凿出涓涓细流横向融入松弛的灰色面颊。十分疲劳的眼皮在眼睛上方投下了一个阴影，双唇过于苍白，太细薄的嘴也讲不出铿锵有力的话来，他的欢乐，那种自我发奋的激昂心情跑哪儿去了？就连那说话的声音我都觉得很熟悉，好像是一谈到语法之类的题目心情就变得冷静下来了一样，这样的语声显得十分的单调而令人困倦地在干燥的沙地上呆板地走来走去。

我感到不安。这真的不是我所要等的那个人呀，他的容颜，他那昨日如星光般照亮我的容貌跑到哪儿去了呢？在这里的是如放送录音般机械地朗诵他的讲稿的一位老朽的教授，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是怀着新的恐惧认真仔细的听着，渴望昨天的那种语气再次出现，还有那暖洋洋的振荡，是一只曾经触动过我的感情并使之升华到激情的发出响声的手。我神情越来越不安地向他望去，失望满怀地端详着那变得不熟悉的面孔：这是一副无庸的容貌，仍然是原来的那副容貌，但是好像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活力，由于蛀蚀一空而疲倦劳累，衰弱苍老，一个老人羊皮纸一般的面容，但是这样的事会有吗？有这样突然亢奋的精神吗？它们如何用语言来塑造比他年轻几十岁的面容呢？

这个问题我感到很困惑，我心里好像有一种焦急的渴望，我希望了解这个内心分裂的人的更多的情况，他刚刚离开讲台悄然从我身旁走过的现实使我忽然灵机一动，我就匆匆忙忙地走进了图书馆，借取他的著作，也许是因为他今天的身体太疲劳或不适激情受到了限制，但是在多年创作积累起来的著述里，肯定会有人理解他那奇怪异常地吸引我的内心世界的启迪和线索。服务员把书拿了过来，我感到很惊讶，唉，真少！这位老人在二十年里都没有发表过多少著作啦，就只有这么一点书，顶多几本小册子、几篇导言、序言，一篇论述莎士比亚的《配力克里斯》的真伪的讨论会发言，一篇比较研究荷尔德林和雪莱的文章（该文自然是发表在两位诗人还没有被各自的人民群众认为是天才的那个时代），以及很少的几篇语言方面的小玩意？但是在所有的文章中都曾经准确告诉的一部两卷本的著作即将现世：《格洛伯剧院的历史，其演出及其诗人》，但是，尽管第一篇广告已经刊登了二十年了，当我重新询问的时候，图书馆员却向我证实说，这部著作根本没有被出版过。我有些迟疑并且已经有些泄气地翻开那些文章作品，盼望从中再一次听到那激动人心的声音，那汹涌澎湃的节奏。但是那些作品始终晃动在严肃的节律中，无处震动着那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和那种